

# 熟悉的类型套路与真诚的草根话语

## ——评王宝强导演新作《八角笼中》

李宇



电影《八角笼中》剧照

电影《八角笼中》是王宝强的第二部导演作品，既展现出其导演水平的长足进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美中不足。其导演处女作《大闹天竺》(2017)可以说是一部乏善可陈的浮夸喜剧，以至于当年几乎没有争议地入选了专门评选年度最差影片的“金扫帚奖”。王宝强亲自现身领取奖项并发表坦荡真诚的感言，也成为彼时的热门新闻事件。这一次，《八角笼中》没有延续无厘头喜剧的路线，而是到粗粝沉重的现实中去寻找灵感，演绎了一则悲喜杂糅的现实童话。

### 熟悉的配方：现实题材的类型化

近年来，以类型化叙事观照现实议题似乎成为国产影片的常见配方。《我不是药神》(2018)、《无名之辈》(2018)、《人生大事》(2022)、《保你平安》(2023)等影片，大抵都是这一路数。

此类影片通常会聚焦某一社会问题甚至直接改编自真实事件，例如《我不是药神》反思天价药品与医疗体制，《保你平安》关注网络谣言与校园霸凌等等。其叙事手法相对程式化，具有人物形象鲜明、剧作结构工整、戏剧冲突强烈等显著特点。同时，这些影片还惯于塑造勇于对抗现实的平民英雄。他们作为侠义精神的化身，有着重义向善的道德品质和追求社会正义的朴素愿望。

电影《八角笼中》延续了这一套路，可视为一部用英雄传奇来疗愈现实焦虑的社会英雄类型片。片中，主人公向腾辉作为曾经的格斗冠军因失手伤人招致牢狱之灾，出狱后以经营沙场为生。原本他想利用马虎、苏木等一群流浪儿童组成临时格斗俱乐部以牟利，但在目睹孩子们流离失所的生存状况后心生恻隐，决定训练他们真正的格斗技能以开辟人生出路。

《八角笼中》并非传统的励志型体育电影，它没有围绕某一人物展现其不断突破困境、战胜对手、超越自我的竞技历程，而是把重心放在了主人公向腾辉的英雄化过程上。影片表面上讲述的是笼中格斗，实际上讲述的是向腾辉如何带领一群无父孩童，走出家徒四壁的村庄，冲破苦难命运的牢笼，走向更开阔的人生。对于主人公向腾辉的塑造，影片着重凸显了他从唯利是图向重义轻利的转变，展现这一人物从被俯视到被仰视的形象变化。这种塑造方式里可以看到“程勇”(《我不是药神》主人公)等许多人物的影子，多少有些套路之嫌。但整体来看影片的叙事水准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前半部分向腾辉与少年们的交往过程节奏明快，日常诙谐与格斗场景紧密交织，令人感到青春热血、温馨动人。

### 失焦的叙事：社会思考的游移与表面

电影《八角笼中》的故事虽然中规中矩，但悲悯的叙事立场与朴素的人物表演让故事大为增色。或者说，它透露着一种值得珍视的俗套的真诚。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影片从后半段开始节奏似乎变得有些紊乱，叙事的焦点开始游移，前半段积蓄起来的共情力量也有所削弱。

原因之一在于，影片自始至终没有树立起核心的反面力量或反派角色。文艺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感与精神感召力能否得到充分展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反面力量的设计。《八角笼中》的前半段，向腾辉带领孩子们对抗的主要是贫瘠的群山与无依的生活。到了少年们走出大山、长大成人的后半段，他们面对的困境变得更加多元。向腾辉不仅要为俱乐部的生存问题和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东奔西走，还要承受暴风骤雨般的舆论暴力。马虎和苏木无法应对格斗行业的阴暗游戏，以至于分别重返不法轨道、遭受身体创痛。创作者显然在有意展现向腾辉和少年们作为边缘群体在现实中不断碰壁，只能通过“变脸”的方式对抗成人世界的丛林法则。但影片后半段叙事焦点的游移不定，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故事的感染力。

另一方面，影片对于现实问题的观照也有简单化之嫌。主人公向腾辉的崇高道德形象在前半段已基本确立，而为了映衬其人性光辉，影片将后半段出现的私立学校校长、俱乐部老板等均塑造为见利忘义的反面形象，显得有些非黑即白、二元对立。尤其是将电视台主持人粗浅地塑造为一拥而上、缺乏理性的狂热群体，再次重复了国产片中常见的刻板印象。这种工具化、脸谱化的处理，使得影片并未展现出人性的游移或

道德的含混，同时也没有就社会结构性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追问。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前半段建构的真实感有所弱化，而这或许体现出王宝强等创作者走出大山、离开熟悉的生活后，所面临的表达真实的危机。

影片最后的决战段落，更显得有些突兀和割裂。面对强悍的对手，瘦弱的苏木最终逆袭翻盘，有种强行胜利、强制热血的感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一段落中作为反面力量的外国格斗选手，其实无法为影片建构的人物困境提供一种根本的解决之道。有趣的是，影片有意采取了黑白调色来展现这一段，或许是为了用风格化的影像来掩盖演员身材与格斗技能上的不专业，以营造令人血脉贲张的竞技场氛围。但这样一个高度假定性的段落，看上去更像是一则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不切实际的童话。

### 自我的言说：重构银幕草根形象

平心而论，电影《八角笼中》的观影体验很不错，但算不上极其优秀，它更像一个沉潜多年、突然开窍的后进生完成的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好作品。对于王宝强而言，这无疑意味着艺术创作道路的一次脱胎换骨。不过在我看来，影片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在国产电影的序列里增加了一部合格的类型片，而是以自我言说的方式重塑或更新了国产银幕上的草根形象。

作为草根明星的代表，王宝强在银幕之外的奋斗故事可以说是难以复制的逆袭神话。他的演艺生涯，又以元凤鸣(《盲井》)、傻根(《天下无贼》)、树(《Hello! 树先生》)、许三多(《士兵突击》)、牛耿(《人在囧途》)、大宝(《人在囧途之泰囧》)等一大批草根形象的塑造最为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Hello! 树先生》

中，王宝强贡献了迄今为止最挥洒自如的表演，将“树”这一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规训直至疯癫的乡村边缘人物演绎得入木三分。除此之外，他也曾多次饰演反派杀手、喜剧侦探等角色，总体来说相对逊色。

王宝强银幕内外的草根形象，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意义。尤其是在《人在囧途》《人再囧途之泰囧》等此类代表着中产阶层趣味的影片中，他所饰演的草根形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产银幕草根形象的一种典型的文化功能：作为被观看与凝视的他者，被放置在应有的主体位置上。在这类影片中，草根或底层的角色是在场的，但他们的主体性又是匮乏的。换言之，他们体现为一种在场的缺席。

由此，我们也就更能更为清晰地认识《八角笼中》的文化意义：它为草根群体提供了一次自我言说的契机，塑造了富有主体性的银幕草根形象。出身草根的王宝强，讲述了一个带有些许成长痕迹的底层故事，并动用了一批来自山区的非职业演员，在银幕上自我剖白。片中的底层叙事，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目光与刻板印象，而是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少有的真诚感。也正因此，影片所讲述的小人物野草般的命运和他们相濡以沫的经历，才这么让人心有戚戚。

稍显遗憾的是，创作者最后还是以一场突兀的胜利制造了一种胜利的幻觉。或许影片应该停留在最为反类型也最令人动容的一刻：向腾辉惊愕而悲伤地发现，马虎竟然重操旧业的旧业，苏木则遭遇了巨大的身体创伤。当向腾辉与马虎二人于月夜原野上对峙时，命运的悲怆感与宿命感油然而生，这是影片对于现实困境的凌厉质问。当然，以此结局代替最终想象性的胜利，未免残酷了一些。对于创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苛求。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陈望道的刘焯以炉火纯青的演技演绎得让人永生难忘——饰陈母的奚美娟以丝丝入扣的娴熟演技，慈爱地望着聚精会神地翻译的儿子，眼望译着，右手执笔，左手却把慈母送来的粽子误蘸了墨汁，吃得满嘴乌黑，轻声问了声：“哎哟，焯儿，你蘸了啥东西吃啊？”陈望道头也不抬，答：“糖。”陈母再问：“甜吗？”陈望道再答：“甜，很甜！”两位演员的表演，令人叫绝！又如，陈望道怒斥戴季陶一场戏，戴季陶陈说：“《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是个大祸害，陈望道这个名字一直在他们的黑名单上！你要好自为之啊！”陈针锋相对，一笑答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彼之砒霜，我之甘饴。我一生以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业！”再如“陈望道在工人夜校讲课后随机应变，巧扮婚礼，为蔡慕晖剪发，分别前漫步小道——请注意，这小道亦为意象，直接通往与伟人内心相印的真理大道。惟其如此，蔡慕晖一本书，为自己亲手抄写的陈的力著《修辞学发凡》第19页，而那一页中，正夹着定情之物——精心用自己的头发编成的辫子！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精妙细节啊！此外，如1944年陈望道在重庆复旦大厦重建新闻馆，拒收1927年革命低潮在《中央日报》发过“退党声明”的有过变节行为的施存统送来捐款的情节，陈望道病危，为求盘

# 追望真理大道

——电影《望道》观后感

仲呈祥

早就期望能有一部影片，为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翻译成中文的革命家、教育家、翻译家陈望道先生在银幕上立传，既能永久铭记，又供后人学习传承。因此，当我看到由上海电影集团、山东科文集团、义乌文旅集团联合出品，侯咏导演、刘焯主演的电影《望道》时，忍不住为影片、为创作者叫好。

作为一部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影片，没有真实便没有历史，更何况为历史人物影立传。《望道》一开始，著名摄影师出身的导演侯咏便与摄影师、美术师强强联合，真实还原和营造了上世纪五四运动后上海的民生疾苦、社会混乱的历史氛围。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五四运动总司令”与李大同商谈后，来沪寻找

翻译家费煌堂，谁知费已留下“家无望道”的遗言远行。而陈独秀此行的三件大事之一，便是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翻译出作为理论遵循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吾辈觉醒，精神所在。我们必须马上翻译，广泛传播。”这一幕，寥寥数笔，言简意赅，便把历史潮流、时代使命、任务紧迫形象地全盘托出。正是在这样的关头，刘焯饰的陈望道呼之欲出，向莘莘学子字字铿锵道：陈望道是我自己新起的名字(注：他原名参一，又名融，故其母叫他“融儿”)，“顾名思义，就是追望大道。”“什么是道，对每一个青年来说都至关重要。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今中国正需要探寻一条改变国家命运、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现在，我们每个青年都肩负着这一使命，我陈望道愿意与你

一起，追望这条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这番肺腑之言，点明了陈望道的理想信仰，也道明了影片的宗旨。道，即真理，即信仰，它既是理论指南，又是行动准则和遵循之路。紧接着，陈望道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四大金刚”支持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施存统、蔡慕晖、宣中华等进步学生演出话剧《非孝》，创办刊物，陈望道接受了陈独秀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重任，陈望道回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夜以继日20天完成译稿，陈望道深入印刷厂结识革命工人杨阿龙成功印出首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为工人夜校讲课，结缘蔡慕晖，陈望道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怒斥叛徒戴季陶，陈望道自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校长……

这一系列情节风云变幻，环环相扣，把一个活跃于真实的历史氛围中的决定着历史发展趋势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人格魅力和智慧胆略，描述得栩栩如生、真实感人。当然，《望道》作为一部艺术品的传记影片，不可能没有过目难忘的生动细节、历史及活跃其间的历史人物。《望道》正是以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刻画，连缀成一串串精美的珍珠，从而具有了较高的审美品味。且说那个广为传颂的“真理的味道很甜”的故事，被饰

尼西林药，蔡慕晖找戴季陶因拒为之翻译皖南事变造谣文件未成，后由周(恩来)公馆派人(恰为已牺牲的杨阿龙之子杨逢林)送至的一波三折的细节……不胜枚举。如果说，真实的历史氛围和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构建了《望道》这部电影的骨架；那么，这些感人的艺术细节则充实了这部影片的血肉。

其实，电影《望道》不仅讴歌了坚守理想信仰、坚定文化自信，追望“为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大道；而且也昭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重大革命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成功之道——这便是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学习革命历史，感悟革命历史，继承发扬中国电影创作的优秀传统，从历史与生活的实际出发，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而不能用西方理论所倡导的类型片去进行创新，更不能把新时代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成功创作概括成“新主流大片是类型片创新取得的成果”。须知，我们当然可以学习借鉴从西方创作实践中抽象总结出来的类型片理论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但万万不可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望道》昭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道，值得推广。

(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馆馆员)

# 生命绝非一场可以自由操纵的棋局

## ——读骆平的《半糖时刻》与《过午不食》

张德强

连续读罢骆平的高篇新作《半糖时刻》和短篇小说集《过午不食》，感觉有一种别样的味道。两本书加起来总共五部作品，除《过午不食》集里的《譬如朝露》《漫长的告别》两篇以外，其余均是以中年知识女性为主角，小说的叙述视角也是中年女性的。于是，在这些作品里，女性的情绪起伏与幻灭感都在笼罩全篇。那是隐秘的、无法言说的中年，不再年轻，曾经燃烧过的激情在渐渐熄灭，可生命还不允许你停下，你的思绪、你的回忆、你对阳光的渴念，都在暗夜中折磨你、击打你、叫你反侧难眠。“半糖时刻”与“过午不食”两个词的中年隐喻意味多么明确又充满暧昧，犹如两个对临界点的提示，提示的不是“你该如何”，而是“怎样度过”。

长篇《半糖时刻》与短篇《过午不食》都采用全知视角来讲故事，但其实笼罩全篇的感受主体均是故事的女主角，“半”中的朱砂和“过”中的梁葵，两位中年知识女性对生活的观察态度与感受方式以强势姿态呈现出整个世界。她们都有仁柔而明智的个性，曾在青年时代自主选择了人生，已经活得无比清明却又无奈。

《半糖时刻》虽是长篇，故事线索

倒也清晰，朱砂年轻时放弃了过去的家庭，选择新生活，也选择了新的伴侣。她曾为现在的丈夫罗勒(一个位高权重的学者)感动，但在20多年的相处中认清了他的面目，一个理性到近乎无情的男人。此刻朱砂对丈夫的爱夹杂了对强者的崇拜，也有对爱情逐渐平息的不甘。她心里还始终纠缠着对三岁便被自己事实上遗弃的儿子的歉疚，以及对过往曾为闺蜜现为亲生子女的青豆的复杂感情。就在这时，丈夫的研究生斯羽，一个生于1995年的青年进入她的世界。

小说就是从斯羽和朱砂的邂逅写起，写朱砂对斯羽印象的逐渐改变，了解逐渐增多，好感与日俱增。小说带有明显的悬疑色彩，小小的生命谜题一个个揭开，读者很容易猜测最后朱砂要和斯羽发生点什么。的确发生了，但并不是言情的套路。丈夫虽然无情却豁达；也没有发生任何人向朱砂和斯羽爱情的指指戳戳；所有人好像都知道一点，又都出于各自立场表示理解和接受。最重要的是，小说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与斯羽的死去来结束，的确在情节上不可能再发展出什么“逆转”故事来吸引读者眼球。

“半糖”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描

述朱砂与丈夫的感情：“一切都是淡淡的，所谓的半糖状态。”这个词第二次出现是95后同事讲述对朱砂的印象：“您是半糖风格，有点甜，又不齁，刚刚好呢。”“半糖”真是无奈的说法，明明表面上中年的一切都像“半糖”般“恰到好处”，可心却像美式咖啡一样苦涩，对一个中年女性来说，“半糖”真的够吗？小说有一个淆乱中释然的结尾，“大家都是一边被生活虐得死去活来，一边紧紧照顾着自己的小命，兴冲冲地地求取功名，繁衍不息。”可作者还是不忘添上反讽的这么一笔：“斯羽住在宝爸出生的那个凌晨，没来得及与朱砂说一声再见。”

《过午不食》篇幅只有《半糖时刻》的四分之一，讲了一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梁葵46岁了，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夫妇均是大学教师，丈夫还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儿子早婚，孙子刚刚降生，她却在丈夫的一次冲动之下怀孕了。

小说开头颇有张爱玲气息，一个躺在春日暖阳的旧躺椅里的慵懒女性，在梦中遇见母亲，醒来带着思虑于母亲的记忆。读者甚至一下子猜不到梁葵究竟多大年纪，直到婆婆提醒她去为儿媳准备晚饭。梁葵得知自己怀孕后

的感受是困惑迷乱的，她先后告知儿子和丈夫，得到的回答全是冷冰冰的，要为她联系产科大夫，把孩子打掉。倒是她曾深为厌恶的婆婆支持她生下来。小说这一段梁葵的感受真是动人：“只有婆婆，让梁葵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真实的念头，那就是，她是多么留下这个孩子。”当然没那么容易，丈夫可以被婆婆说服，儿子身后却站着儿媳一家。儿子长到二十多岁，还没立业就有了完整的家庭，自然不愿有人与他分家产。丈夫也怀着无法窥透的私心，在争执得一地鸡毛后，各方都得到了差强人意的结果，梁葵却发现自己腹中的胎儿两周前已经死亡。这是一个得到爱与期待都太少的胎儿，他/她还未降生便遭受到各方的恶意与不欢迎，于是他/她停止了在母亲体内的生长。这胎儿的死亡是否可以视为一个隐喻，那是梁葵生命激情的被压抑，全世界都反对她再次年轻，反对她至少再次做回一次母亲。

梁葵在小说最后想：“活过了中年，已然进入过午不食的状态……难以割舍的，不过是一份情怀罢了。而情怀，往往是最容易消散的。”她“想开了”，她经历得到胎儿死亡的消息后，第一眼见的是婆婆，那个已经过了

十多年“过午不食”日子的老人，她搂着婆婆——“抽泣着叫了一声：‘妈。’”这哪是什么与生活“和解”，不过是对环境的认命罢了。

短篇集中，《狡兔》的题材与以上两篇类似，很像村上春树《驾驶我的车》那般隐秘故事，写法也类似。村上那篇写的是一个丈夫在深爱的妻子死后，追根究底地探寻妻子出轨的秘密；而《狡兔》讲的是杜安静探究丈夫手机通信簿中给自己取名“狡兔”的原因。在探寻的过程中，杜安静那事业一路抬升、感情却死寂如灰的人生渐渐浮出水面。小说的写法很别致，杜安静和前任人老小对话的段落，冷峻而利落，颇有村上风味。她说写得像村上并不是说村上多么好，而是说作者完全可以在同一题材上流畅地驾驭另一种手法，不去依赖心理进展去铺开故事。

《譬如朝露》和《漫长的告别》两篇的题材则不同于前三者，“譬如”是写一对笨拙而可爱的情侣不小心怀孕后发生的事，犹如猫打翻汤锅后的连锁反应，小情侣经历了一切酸辛磨难，看清了世相百态，各自得以成长。“譬如”的写法是传统的写实，开头像极了《傲慢与偏见》：“恋爱闹到了一定的份儿上，不是结婚，就是分手”——这般口吻恰似

后者开篇第一句：“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口吻同样貌似世故而实则单纯。“漫”的故事更为独特，骆平在这篇里放弃她似乎惯用的女性视角，而是用一个男辅导员的角过去讲故事，一个未老先衰的疲惫男人，生活失去了朝气与未知。小说从一个女生莫名弃世写起，结尾“我”在梦醒之间仿佛见到那孩子，这段真是神来之笔：“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生前想要对我表达的，我从来就没有懂得，以后也不会懂得。”

孙犁在一篇文章里讲，写小说要尽量写熟悉的地方。骆平是个勤力的作家和学者，又是人到中年的女性，她对学院生活与女性生活大概最熟悉，也许因此两部书均是从此切入。在宏大叙事盛行的文学世代，她深描生命细节的创作选择可谓独树一帜。就像她在多年前说过的那样：“终于有一日恍悟了某些真相，明白了生命绝非是一场可以自由操纵的棋局，输赢从来就是巨大的悬念。”我们且待她以自己对自己人生透辟的观察，写出更多有关生命悬念的故事。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